



防艾志愿者晓颖在为检测做准备工作。

防艾斗士

“就当开了个小卖部”

刚从胶州的办公室回到市北区办公室楼下，打开车门的虎子却下不了车，弯曲的腿一时伸不开，腰间盘突出又犯了，两侧各有8毫米的突出，算是“工伤”。8年前，33岁的虎子创立了一个民间公益组织——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。从事艾滋检测和服务后，他长时间坐着，接待咨询、写报告、做记录，硬生生坐出了腰椎病。

“妈妈有时候盯着我说，你为什么那么拼命，活不是一天两天能干完的。我说，当有一份事业需要你做，你一定是玩命的，你就当开了个小卖部。”

2013年，为了组建一个艾滋病检测和服务患者的公益组织，虎子在各大银行间奔走，想贷款租一个房子，银行的回答却很不一致，“贷不了”。

“终于，我从黄岛的一家银行拿到3.4万元贷款，到第二年我才慢慢回过神来，其实这并不是贷款，而是一款保险产品。每月还两千元，要在两年内还款6.4万元。”这笔贷款需要亲人担保，虎子的父母都是农民，思想保守，听说他要干的事情，死活不同意，“当时我急得都哭了，就差给他们跪下了。”

办公室收拾好不久，虎子邀请疾控中心的领导来参观，简陋的布置，显然让对方很是惊讶：这处房子很旧，里面只剩一台大屁股电视，还是房东不想要的“破烂”。然而他没想到，就连这台电视机也是用了两年之后，虎子才舍得卖掉，一共卖了25元钱。

花两天收拾完的厨房，就成了后来接待过近千人次的检测室。这里只有4平方米，仅容两人侧身并行，虎子还是鼓起勇气在门口贴上了“VCT检测室”的标签。

“很多人听说我要成立防艾公益组织，第一句话是：你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？养老、助残，干啥不好，你干个艾滋病。”朋友们都不理解，“就连租我房子当办公室的隔壁大爷，也觉得我有问题。大爷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，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进进出出，于是频繁地找物业，说我扰民。”现在回忆起这些往事，虎子已经释然，报之一笑。

“后来，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时，

把象征着关爱的小红丝带贴到了门外的LOGO上。物业一看，这还了得，急忙跑来让我写承诺书，保证不会给小区带来不好的影响。”当虎子把“青岛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”在民政局登记的复印资料交给物业时，对方这才松了一口气，“原来你们是个正规单位，不是干传销的。”

“这事我愿意做，值得做”

“创立这样一个公益组织，初衷其实很简单，我有一个朋友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，天天失眠，又不好意思去医院或者疾控中心检测，快要崩溃了。”

2013年时，虎子还在医疗系统工作，之前做过防艾志愿者，操作过采血和使用检测试纸，青同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创立之初，他还只是兼职做公益，“白天上班，下了班就赶紧往租的房子里跑，中午累得窝在破沙发上睡觉，整整两个小时，屋子里都是我的呼噜声。”

40多岁的晓颖，是中心的老员工之一。“10年防艾志愿者，8年半全职。”晓颖回忆起自己的经历：那时他还是一家餐饮公司做主管，旺季工资8000多元，淡季工资6000多元。“2011年就认识了虎子，后来就跟他来做公益组织了。来了以后，工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。”晓颖做出辞职的决定很干脆，他的记忆里没有纠结，当时就觉得这事“我愿意做，值得做”。

晓颖家也是农村的，用钱的地方多，做防艾志愿者的同时，他要兼职打3份工以维持生计：凌晨3点半到早餐店上班，忙到8点，然后到防艾志愿服务中心工作，下午5点到10点，到大商超里兼职理货员，干4个小时后再去酒吧卖酒，一直干到凌晨。每天骑着电动车在这几个点之间穿梭，持续了3年时间。

“2018年的冬天下小雪，从酒吧赶往早餐店的路上，拐弯处有积雪，我直接摔了一跤，当时就坐在地上开始哇哇大哭。”那一刻，异乡奔波的艰辛和心酸一股脑涌上心头。

“不过换回了不少艾滋感染者的信任，甚至是生命，我觉得很值。”中心初创的时候，微信还不常用，逢年过节虎子和晓颖会

收到很多短信，陌生的号码，都是曾经受到帮助和鼓励过的艾滋病感染者发来的祝福。

“我们在帮助艾滋病感染者的同时，也在感受着他们回馈我们的温暖。”虎子接待过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大爷，感染了艾滋病毒。老人当时身体里免疫细胞的指数特别低，虎子就跟医生商量，先预防机会性感染，于是让老人服用复方新诺明。没想到两个月后，老大爷坐了半小时公交车，又步行十几分钟来找虎子，就为了把剩下的复方新诺明送过来，让他可以免费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。“老人家根本不知道，复方新诺明才十几块钱一瓶，可以吃两个多月！”

2018年冬天，晓颖接待了一位检测者，隔了5天后他收到一份包裹，里面是皮卡丘的棉拖鞋和手捂，然而包裹上没有寄件人的信息。晓颖发了个朋友圈后，有人悄悄私信他：“是我买的，你们办公室没有暖气，我坐了几分钟都觉得冷，你坐一天应该更冷。”

接待过很多检测者，志愿者们经常收到暖心的小礼物，有时候是一张贺卡，上面写着：冬天很冷，但是这里很温暖。有时候是一个电子音箱，邮递人留言：寂寞的时候让它陪你……

“人活在世上要实现价值，为社会做贡献，帮助别人的成就感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”虎子这样认为。

“幸亏遇到你……”

对虎子和伙伴们来说，没有上下班的概念，他们就是艾滋病感染者倾诉的“树洞”，24小时“在线”。

虎子接待的第一位检测艾滋的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。当虎子用采血针把朋友的血滴到试纸板上，两人一开始都没当回事。不到5分钟，试纸上出现两条线——阳性！虎子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“你咋还哭了？我都没哭。”朋友是一个话很少、很能吃苦的北方汉子。

“他很善良，对艾滋病一点也不了解的他害怕会伤害别人，所以不愿回宿舍，要跟我挤在一起。”或许在朋友的认知中，虎子既然能检测艾滋，一定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。